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己亥朔侍衛馬軍司中軍  
統制趙撙復蔡州初撙自蔡州引兵南歸後三日至麻  
城縣復被詔與鄂州都統制吳拱荆南都統制李道併  
力攻取二人未至撙疾趨城下金人所命刺史蕭懋德  
聞撙至披城為寨相拒兩日不出戰至是夜漏未盡撙

命將士潛師入城城無樓櫓不可守懋德遁去 詔主

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所部軍馬並加倍犒設一次

以自襄郢初至鎮江也 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

使張宗元獻助軍錢十萬緡米十萬石詔遷一官 成

忠郎張真自揚州金寨至鎮江出所持金檄云大金國

大都督府牒大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太祖皇帝創業

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

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枉

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  
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前事須牒  
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牒銀

青榮祿大夫右領軍都監開國公芬徹龍虎衛上將軍

左領軍都監圖克坦崇進左領軍監軍潘國公圖克坦儀

同三司右領軍副都督函國公銀青榮祿大夫右領軍大

都督開國公太保左領軍大都督齊國公

金牒內無左副都督階銜

疑即李通見殺故也林栗上宰執書稱詳其闕牒尚有兩名不書不知右監軍為誰

督視行府回

牒金人軍前云今月一日承來文照驗正隆廢殞事除已繳奏外須議移文牒請照會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成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葉是時行府云都督者以金人稱大都督來議和我不可示之以弱也 右武大夫吉州刺史知通州崔邦弼聞秦州陷欲棄城去恐百姓不從夜二鼓遣人於城內外縱火乘喧鬧徑出渡江之福山既而提舉常

平茶鹽公事王珣劾於朝降二官放罷而珣已死矣

庚子詔淮東制置使成閔元帶到鄂州軍馬日下發還  
言者論金人自擁重兵身臨淮東日生姦計意欲渡江  
故朝廷督責諸帥嚴為捍禦今鎮江已有元來屯駐軍  
馬見係都統劉銳所管并步軍李捧都統邵宏淵及殿  
前司諸軍精銳盡集京口一帶近日制置成閔又自襄  
漢率軍來赴鎮江防遏及摘帶鄂州所屯人馬同來然  
鎮江既有諸帥軍馬湊集在彼今又益以成閔之軍則

軍勢不為不盛計其扼天險以拒金人亦足以制敵取勝然臣之區區竊知金人見有十餘萬衆屯聚汴京臣深慮敵人知我重兵盡集鎮江則襄漢一帶必虛儻以精兵襲我上流吳拱雖有軍馬在彼勢力單弱倉卒衝突我雖欲應援然沂流數千里之遠豈能旦夕而至使敵人萬一出此則利害誠為非輕欲望速降睿旨將成閔帶到鄂州軍馬速賜發還本處仍乞戒諭吳拱明遠斥堠嚴切捍禦常為待敵之策庶幾首尾不落敵人變

詐故有是首先是閔以鄂州水軍及勝捷軍統制張成

後軍統制華旺所部偕行乃令成等還鄂州屯駐

激賞庫有

成閔回中云初五日被受初二日密劄蓋未開捷報前指揮也

太傅御營宿衛使和

義郡王楊存中淮東制置使成閔中書舍人督視江淮

軍馬府參贊軍事虞允文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

糧朱夏卿等黃旗奏報已殺金主完顏亮訖朝野相賀

上曰此人篡君弑母背盟興戎自采石與海道敗後知

本國已為人所據乃欲力決一戰今遽滅亡是天賜朕



也朕當擇日進臨大江洒掃陵寢肅清京都但戒諸將無殺掠此朕志也初敵騎矚江朝臣震怖爭遣家逃匿權禮部侍郎黃中獨謂其家人曰天子六宮在是吾為侍臣若等欲安適邪比敵退獨中與左僕射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皆慚服時存中與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敵情諸將憚行允文存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康伯及留守湯思退曰楊存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王曠撰存中神道碑云王與虞公以輕舟絕江而敵騎奄至方舉酒相屬神觀屹然敵不敢逼

曠所云不無增飾今不取負興宗所記采石始末稱允  
文與存中初二日渡江至瓜洲措置後二日赴行在初  
六日奏事而揚萬里所撰允文墓碑不言允文渡江以  
日計之自瓜洲兩日無緣至行在蓋允文存中渡江即  
回興宗或誤記也馮履記范處義語云金亮死范丈再  
同權知揚州葉宏過江北有瓦礫之場見虞舍人再過  
以為當去前路促替追師范云此已深冬雪寒不見道  
路若止如此去恐中路無宿止飯食之地虞卒往凡四  
日止行四十五里止于雪中一小坡上雖欲回亦不知  
路偶然范丈為葉守言募兩健卒膏一壺酒一盞飯前  
路伺候果見虞在雪中見酒至甚喜因令此人引之回  
謁揚守見范文云某悔不聽年允言幾至狼狽然徐往  
則敵已去不可追矣按此所記尤差誤難憑若允文渡  
江四日而後回揚州則初六日何以遽至行在今並不  
取

尚書省勘會近節次收復陝西州軍合添用錢引

行使詔四川總領所添印三百萬道委王之望專一收  
掌逐旋約度合用之數作料次給降足以給用即止其  
餘合行事件仰一面隨宜措置施行訖聞奏仍不下司

此事本之望陳乞已  
具今年十一月戊辰

是日金人以舟師犯茨湖官軍

擊却之茨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有鄂州副統  
制李勝荆南副統制張進之軍在焉至是敵以舟渡師  
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着岸鄂州前軍旗頭史俊  
麾旗涉水直登一舟呼曰前軍得功矣諸軍宜進敵初

不虞敢登其舟遂大驚失措行隊不整有墜水而死者

諸軍繼進俊殺其千戶一人奪舟數十金人乃還

趙姓之遺

史云史俊殺其將杜萬戶而趙成京西戰功錄云殺郭勒千戶二書不同當考

辛丑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

總管兼提督海船李寶為靖海軍節度使兩浙西路通

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東路招討使遣幹辦御藥院

陳子常押賜旌節官告鞍馬於是承節郎曹洋特遷武

經郎賜金帶餘將士第賞有差賞膠西之捷也 詔御

營宿衛使楊存中以右軍統制苗定所管步軍前來扈從詔兩淮帥臣監司州縣失守官吏並放罪除已放罷人外令還任其殘破州縣當省負者監司帥臣相度以間後減諸司屬官二十四員使臣二百餘員吏卒二千餘人歲省錢七十餘萬緡初上將如建康撫師而欽宗神主未祔廟行宮留守湯思退欲省虞速祔而釋服以行既十日矣至是權禮部侍郎黃中言不可上納焉議者猶謂凶服不可以即戎上曰吾固以縞素詔天

下矣卒從之 樞密行府議遣兵過江乃檄淮西制置

使李顯忠速選精銳甲軍至鎮江府會合所有采石一

帶留下軍馬令池州都統制邵宏淵權管

此據宏淵  
中行府狀

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復言吳璘疾病乞朝廷權事勢

輕重還吳拱於蜀使璘腹心有助之望恐璘不起朝廷

以姚仲代璘故預有此請凡五遺大臣書言之 是日

金國統軍劉萼聞茨湖軍敗遂班師軍無行陣多失路

為鄉民所殺細軍之在泰州者亦棄城而去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湯  
思退乞鑄行宮留守印仍就尚書省置司行移如都省  
體式合行事務從權便宜施行訖奏又請以敷文閣待  
制知臨安府趙子瀟兼充參謀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呂  
廣問充參議官秘書省正字芮曄主管機宜文字樞密  
院編修官鄭樵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吳祇若司農寺主  
簿韓元吉並幹辦公事皆從之 崇信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為行宮在城都

總管利州觀察使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張守忠為行  
宮在城都巡檢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右軍統制權主  
管本司職事張仔為行宮城北巡檢右武大夫忠州團  
練使侍衛步軍司神勇軍同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王  
存為行宮城南巡檢 詔再放行在公私餽錢一月

是日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淮東制置使成閔自鎮江  
引兵之揚州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亦遣右武大夫權殿  
前司右軍統領李伋自江陰軍引所部渡江之石莊進



發

此據江陰軍申行府狀

時葉義問遣使臣李彪向金人回軍動

靜閔令報曰成太尉大軍在揚子橋相持來日當大戰矣彪不聽道路喧言金人已去揚州空虛閔計不行乃以馬軍司之兵自天長追襲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亦以神勇軍襲之敵軍凡數萬竈其行如林官軍皆不敢與相近但遙護之出境而已

負興宗記采石始末云初二日虞侯即與

楊存中成閔渡江至瓜洲措置而蹇駒斃亮記云壬寅成閔復揚州壬寅初四日也趙姓之遺史云癸卯成閔自鎮江府渡江追襲又云亮死之七日閔乃渡江以日計之亮以十一月乙未被殺後七日即壬寅姓之誤以

亮死在丙申故載閔復揚州在壬寅今從之  
克小歷亦載閔復揚州在壬寅今從之

癸卯詔金亮渝盟侵犯王略屬茲進發躬往視師文武

羣臣各揚厥職輯寧中外共濟大功

熊克小歷於此月  
庚子方書殿中侍

御史杜革老乞親征從簡以幸所過郡縣等事按革老  
十一月戊辰已罷御史甲戌復除司農少卿蓋革老所  
言在初下詔巡幸之  
時克失於細考也

詔金人完顏亮以十一月二十

七日駐揚州為其下所殺今四川宣撫司統率軍馬隨  
路進討恢復州縣雖曰分路調發亦仰常相關報互相  
應援不得輒分彼此務要協力共成大功諸路招討司

準此 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趙子瀟請權行團結保  
甲巡察姦盜又請強盜情理深重者許酌情斷遣並候  
事定日如舊皆從之

明年二月己未罷酌情指  
揮閏月丙戌罷團結保甲

詔樞

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各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宜  
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間奏資政殿學士知建  
康府張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  
而動期於必勝 御史中丞汪澈言紹興二十五年臣  
僚白劄子謂岳飛既已伏誅岳州與其姓同本路諸司

乞改岳州為純臣竊謂岳飛之叛固自有公論以姓名而改州名尤悖於理又光州光化軍以避金人之名易光為蔣光化為通化尤可切齒乞改岳州光州光化軍名額一依舊制從之 直顯謨閣新知蘄州韓彥直充

泗宿州招討司隨軍轉運副使代陳楠也 直秘閣洪

濤為沿海制置司隨軍轉運副使濤前棄廬州去今復用之 拱衛大夫和州防禦使權知揚州賈和仲間敵去乃以單騎入城猶未有官吏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

自蕪湖以親兵至采石 成忠郎提領諸路忠義軍馬  
所右軍統領沙世堅自如臯縣以忠義軍百餘人入泰  
州

甲辰進呈金國都督府牒上曰金主既已殞斃餘皆南  
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即日襲逐固可使隻輪  
不返然多殺何為但檄諸將逆遷進師會京畿收復故  
疆撫定吾人足矣左僕射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  
未湏爾候到汴京與羣臣共慶

按金檄以初一日至江  
初二日捷旗至行在而

初六日方進呈金檄者蓋葉義問在建康疑從行府繳  
申故稍緩或虞允文自持赴闕也能克小歷乃載敵遣  
張真持牒請和於成閔  
入揚州之後失之矣  
太常博士林栗遺宰相書言

敵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禍極凶殫自取屠裂今乃  
按兵江壖議立新主從容移檄令我戢兵萬一其計得  
行是一亮死一亮生也詳其關牒尚有兩名不書則其  
中同惡亦未堅定為今日計宜救諸將進軍臨之別遣  
重兵分出泗亳潁壽規取汴京截其歸路勿與之戰使  
之前不得鬪退無所歸然後開以生還之路示以丹青

之信諸軍但許受納降款若只是通和文字不得收接  
若失此時縱其北歸是祿山斃而慶緒興思明弑而朝  
義立中原塗炭不知何時而已惟廟堂垂聽 中書舍  
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自鎮江還入見上慰藉甚渥  
允文言車駕進發而敵尚有在淮東西者今當督淮上  
之兵斷敵歸路發鎮江建康之兵為掩襲之舉可使敵  
無噍類上從之而敵去已遠矣 司農少卿杜莘老直  
顯謨閣知遂寧府從所請也莘老為御史極言無隱取

衆素所指目如王繼先張去為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  
士祖道都門以詩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  
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  
殿院云 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劉懋獻錢二萬  
緡以助軍用 殿前司右軍統制權知泰州王剛以所

部至本州

王剛申十二月六日將帶一行官兵收復泰州入城了當此妄也初三日金人已去初五

日沙世堅先入城矣

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引兵泊瓜步

鎮謀報金兵自和州搭浮橋至六合縣暉不敢進留居



之江東安撫司坐  
暉狀中行府

是日均州忠義統領胥朝等復據

鄧州初敵將劉萼之敗於茨湖也還軍及鄧州駐于城北八里其武勝軍節度使威略軍都總管蕭中一亦挈屬出城駐於萼軍之南偽同知節副皆以屬去中一留州事付監倉王直中一與白千戶三戶穆昆言曰今日鄧州屯駐之兵悉為都統帶去而城中之兵皆土人萬一為南宋之兵內應如何衆皆知中一有順南之意唯唯而已坐中忽不見白千戶者中一疑走告於萼矣乃

率其奴婢將家屬南走迷失道中夜屢遭鄉村土豪驚散至州北百餘里中一被殺翌旦金人皆北去錄事參軍高通聞募兵已退乃集軍民謂曰今南兵已近若此時不決則城中之人皆不可保請遂決之衆請通權節度副使通曰鄧州本大宋所有今金國已棄我官吏軍民矣欲與諸公同歸大宋如何衆皆聽命忽報城下有十餘騎至問之則皆朝也遂納款朝本鄧州射士聚衆在山中投均州守臣武鉅

乙巳命右司郎官呂廣問等十一人分攝行宮檢正太常宗正少卿列曹郎官職事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自

蕪湖引兵渡江時金人尚屯鷄籠山而顯忠兵在沙上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自長沙聞命即日首塗過池陽往勞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諭顯忠曰聖駕將巡幸至此而敵未退得無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去和州三十里與之相持然敵亦未退 池州都統制邵宏淵自采石復還蕪湖守把元

認大信裕溪河口措置捍禦

此據宏淵  
中行府狀

是日金人遊

騎焚真州報恩寺塔徑往天長

建康府申  
行府狀

丙午太常少卿王普言今鑾輿順動而百官留務皆在  
臨安行宮望詔有司凡祭祀之禮舉行如舊從之 郢

州防禦使侍衛步軍司中軍統制顧暉充本軍都統制  
提總策應軍馬以其累遣兵焚寨劫橋故擢之也 御

前忠銳第五將張耘乞增招効用千人從之 是日淮

東制置司統制官王選等復楚州

丁未鄂州統制官王宣至鄧州先是皆朝既入城遣人告捷京湖制置使吳拱俾宣以千七百騎赴之拱繼至又遣訓練官朱宏王彥忠等率忠義人入汝州 是日均州鄉兵總轄杜隱等入河南府先是金人以兵二千駐長水縣金州都統制王彥遣將官楊堅黨清引兵會忠義人往擊破之殺其將二人獲部將王寶以歸遂復長水縣堅以深入敵陳死之清引其兵進攻嵩州亦克之又克水寧壽安二縣遂進兵入河南府城中民吏皆

迎降

費士幾蜀口用兵錄載復河南事全不言均州遣兵一節趙姓之遺史乃略及之按日歷明年正月

壬辰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則必是均州有收復之功但未得其詳當考

戊申上發臨安府所至羣臣送迎者皆常服黑帶去佩  
時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使兩淮而翰林學士  
何溥屬疾不能從惟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扈行  
乃命起居郎唐文若權行宮直院 江南東路轉運判  
官李若川柳大節言金人允暴反盟贖武上天降殃完  
顏亮被戮兵衆遁走乃傳其子見留京東軍馬頗衆有

親信以統之勢湏邀擊以報擅殺之讎今過淮敵兵敗  
亡雖多尚有十餘萬衆寧肯束手就死亦須窮鬪及金  
人部落多有完顏宗族類豈無守國軍馬必不能奉亮  
之子亦不肯助戮亮之衆定圖自立更相攻殺盡而後  
已當此釁隙契丹起而乘之過於五單于爭國各自救  
不暇豈暇尚占中原且中原百姓被祖宗德澤之深日  
思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誠天啓恢復之時不可失之  
機會也然王師大舉尤務慎重以成萬全之功一乞少

總將士以養銳氣二乞預備錢糧無致少闕三乞添造  
器甲以備分給中原義兵緣義兵雖衆唯闕器甲使用  
四乞敵人欲敦舊好誘以好言以歛之五乞多遣人密  
結中原義兵以為應援六乞厚賞募人探知敵情以便  
進取七乞召集諸大帥共議軍事勿致臨時異同然後  
諸路並進非特恢復中原有反掌之易亦可一舉而空  
朔庭也

若川此奏據申行府  
副本在十二月十日

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

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言金亮既殞大定僭號未必



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刃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敵衆尚強自淮以北別無爭立之人則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爭力俟漢蜀山東之兵數道聚集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乘恢復故地何啻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 是日御舟泊臨平鎮己酉中書言去御舟太遠連日趨赴奏事不及詔宰執

舟次建王舟行

庚戌上次秀州守臣右朝請大夫俞召虎左宣教郎知嘉興縣杜易見於幄殿自是所過監司守令皆引對召虎歸安人也 是日金人大軍自盱眙渡淮盡絕初淮

東制置使成閔以所部追襲金師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夏俊聞敵歸遂焚其城而南金人乃遣千戶先至泗州撤民屋為三浮橋頃刻而成翌日軍到皆下馬乘橋而過望之如雲既渡絕閔軍至盱眙排列於岸之南聲

喏如一金人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勞相送是時龜山沿  
路金人遺棄粟米山積往往有科山東河北民戶令赴  
平江府秀州送納者官軍糧運方不繼賴以自給閔之

衆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其死者甚衆

此據趙姓之  
遺史修入教

賞庫有成閔中狀亦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盱眙軍閔  
狀又稱收復泗州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與姓之所云蓋  
同已見此月癸丑劉銳入泗  
州注或可移米事附於彼耳

辛亥上次平望戶部侍郎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劉岑

自江上還入見

壬子上泊姑蘇館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自建康太傅御  
營宿衛使楊存中自鎮江還皆入見守臣徽猷閣直學  
士洪遵獻洞庭柑上不受自是所過無入獻者遵言官  
拘舟船聚近海縣募水手留民兵夾運河築烽臺徒費  
無益乃罷鎮江至臨安所置烽燧餘皆從之

癸丑上乘馬至平江府行宮進膳時御營宿衛使司右  
軍統制苗定以所部至平江乃以定兼權主管行在殿

前司職事

定權殿司不知以何日降旨激賞庫有定此  
月初十日申狀稱今月九日晚到平江府止

宿一更二點半十二月八日聖旨令於所至用軍屯泊以俟扈衛日歷明年正月十九日丙戌苗定引見上殿乃繫改銜蓋是時趙密留臨安故以定兼權也今且附此須考

武經郎曹洋自李寶

軍中部所獲叛人倪詢應簡至行在就御舟引見詔磔

於平江市

詢常熟人簡道州人並為金人造舟者

鄂州水軍統制楊欽

以舟師追金人至洪澤鎮敗之夜鎮江府統制官吳超遣部將段溫等追金人至淮陰縣又敗之獲其舟船糧

食甚衆

成閔申楊欽焚敵船五百餘隻糧米五陸萬石并奪到糧船二百餘隻糧米七千餘石吳超奪

到敵船大小三百餘隻糧米三萬餘石

是夜淮東制置司統制官劉銳

陳敏等引兵入泗州金人既渡淮有三百人長告其千戶曰三百人皆有歸心不可彈壓奈何千戶曰郎主雖死豈無王法其弟曰兄言失矣郎主雖死兄何不只在揚州而須北歸邪彼有父母人心難留豈可以法繩之千戶默然三百人各上馬即時馳去由是西城之兵皆上馬馳出不可遏俄而東城之人亦去成閔聞金人盡去也乃遣銳等自東城之東渡淮又令統領官左士淵等自南門入以收復告金人所掠老弱之在泗州者皆

委之而去

此以趙姓之遺史及成閔所申泰修閔所申稱閔統率軍馬收復盱眙軍了當其泗州淮

河岸下擺泊舟船數千隻金兵數萬人隔河與官軍相距閔遂將奪下金兵燒不盡橋脚船二千餘隻併工修整及於龜山以來搶奪到敵船十餘隻并分遣統制官劉銳陳敏王公述張師顏於十二月十五日夜於泗州東城之東潛師渡淮有敵騎數千於城東擺列前來與官軍相拒閔又分遣統領官左士淵張青魏全部押官軍攻奪泗州南門入城占據閔再率官軍殘力掩殺敵兵敗走復收泗州了當奪到粟米三萬餘石被虜老小數萬口故令渡淮歸業按史所云與遺史不同蓋自來諸軍功狀大率如此也熊克小歷書丙辰成閔復泗州

蓋誤

甲寅上至無錫縣宰執奏淮東敵人已遁去淮西尚餘

三萬衆據和州陳康伯等依旨撰到招安旗榜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真亦一槩與補官內萬戶許以節鉞其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特命以官奴婢亦優賞示之生路庶使束手來歸上曰彼亦人也比引見所招捉到金人朕亦悉貸死送諸軍役使蓋首惡止完顏亮一人耳若槩殺之則不勝其多朕不忍為也

趙姓之遺史丙辰上

至無錫縣蓋誤

右宣教郎知無錫縣李森入見 淮東制置

使成閔言已復淮東州縣了當 武泰軍承宣使提舉



台州崇道觀劉寶獻助軍錢萬緡 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與金人戰於楊林渡却之將士死者千四百人殺傷大當翌日敵乃去

乙卯上次常州荆溪館守臣左朝散大夫葉顯右通直郎知武進縣馮百樂右通直郎知晉陵縣馬階相繼引對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自鎮江入見上慰勞久之 是日金人破汝州先是京西制置使吳拱遣訓練官牛宏等率忠義人據汝州會統軍劉萼自鄧州北歸宏

等邀之於七里河敵兵盛忠義人皆無甲遂敗走敵圍  
之五日及城破殺戮殆盡拱在鄧州遣統制官周贊將  
八千人往援之已不及

丙辰上次呂城鎮 武功大夫建州觀察使田開落致  
仕開嘗為興州右軍統領以疾求退至是宣撫使吳璘  
制置使王剛中言其筋力壯盛乃復用之 淮東制置  
使成閔至泗州時土豪劉緝有衆數百在橫山閔承制  
授緝修武郎閔門祇候權知州事

丁巳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和州敵人已遁去乃議肆赦  
及差官撫諭上曰赦書中應亮賊暴虐等事要一切罷  
去仍戒所辟官屬毋得生事 右從政郎丹陽縣令胡  
傑入見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遣統制官張榮逐敵至  
全椒縣敗之得敵所獲老弱萬餘口日暮顯忠入和州  
是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始至本府視事  
浚首奏乞車駕早幸建康間已進發乃督官屬治具不  
半月而辦於是資政殿學士張燾已被召辭不至改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戊午上至鎮江府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划船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從上行因陳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嘆曰始朕用寶謗書滿篋至謂必復從偽今竟如何 晚頓丹陽館守臣直秘閣趙公稱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朱夏卿入見

己未上幸鎮江府行宮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王趨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徐康入見

趙牲之遺史辛酉上至鎮江壬戌入行宮駐蹕

皆與日歷不同姓之又稱以和州雞籠山金兵未退故回駐蹕按此時金兵已退四日姓之蓋誤

詔

諸路因事干北界編管羈管居住人並放令逐便

庚申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入見允文論采

石之役張振等以偏裨勝金亮今止賞以三官願貶臣

官以賞振等上曰曩者江上事勢此何等危事此輩宣

力功其可忘於是振等並落階官

是月甲子降旨

是日興州

左軍統制王中正等引兵再攻治平寨拔之初劉海既

去治平敵益兵堅守中軍統制吳挺遣中正及知秦州

劉忠共擊之殺其知寨降其招信校尉張吉甫等四人  
既而金人謀復取治平中正引兵於于家堡迎敵戰十  
餘合敵敗走官軍進擊大獲其俘中正為飛槍中其左  
頰者二

辛酉資政殿學士致仕張綱入見 殿中侍御史吳芾  
言知崑山縣胡庭傑知金壇縣潘文禮應辦巡幸科擾  
民戶銀器至多詔並勒停永不得與親民差遣

壬戌曲赦新復州軍 契勘淵聖皇帝梓宮及天眷尚

在沙漠若中原與諸國人能津致扶護來歸者賜銀帛  
五萬匹兩 先是宰執進呈赦書事目上曰向已下哀  
痛之詔今日恩宥不必更揚完顏亮過惡但專罪已而  
已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珙草制略曰茲強敵之干  
誅幸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耆定之功元惡  
就屠餘黨悉潰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珙獨  
在禁林一時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  
癸亥張浚言金兵已退兩淮皆定

甲子德音釋淮南京西湖北路雜犯死罪以下囚尚  
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權戶部侍  
郎張運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岑受命請步騎萬人以  
行又請廢置一路官吏乃復留岑為戶部侍郎中侍  
大夫定江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游奕軍統制張  
振為定江軍承宣使中侍大夫寧國軍承宣使建康府  
駐劄御前前軍統制時俊為寧國軍承宣使中侍大夫  
舒州觀察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軍統制戴臯為舒州觀



察使中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殿前司護聖軍統制王琪  
為宣州觀察使中亮大夫濠州團練使建康府駐劄御  
前水軍統制盛新為濠州團練使並以在采石親與金  
主見陣保護大江功力為重故也新自以功多而賞輕  
抑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

盛新事以王明清  
揮塵第三錄修入

蓋新於接戰次日又引舟師扼楊林河口  
而其賞與張振等無異故自以為賞輕也

武信軍承

宣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李橫移兩浙西路常  
州駐劄 將仕郎戴公度獻助軍錢萬緡詔以為右從

事郎 浙西沿海制置使李寶言表兄張讜從王雲出使不肯順番寶在膠西見得見被拘留韓州乞與除直秘閣仍令有司訪其子孫取旨上許之給事中金安節等言讜使事在三十五年以前韓州在燕之東北二千餘里而寶乃自謂見得不知有何所據議者謂貼職之授當自朝廷而寶乃指名乞除犯分已甚况其意又在於搜訪子孫後將有所徼覲尤不當從欲望特賜寢罷庶幾安分守法之將帥知公議有在而益堅其尊朝廷

之心在今日誠非小補 是日金人所命賴壽二州巡  
檢高顯率所部民兵千餘人據壽春府遂來降

乙丑直顯謨閣向子固復知揚州 右朝請大夫主管

台州崇道觀方滋知廬州 右迪功郎淮北壽亳等州

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劉蘊古為右承務郎蘊古為李顯  
忠所辟至是引對而有是命

丁卯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言者奏岑誕謾大言畧不留意職事邊報

方急便為自營之計欺誑廟堂求為江上之行一路騷然初無秋毫之補用心如此所不可恕故有是命

丁卯河北安撫制置使王任天雄軍節度使王友直自壽春渡淮來歸任東平人嘗以罪亡命敵重賞捕之急友直方聚衆任往大名歸之友直喜假任契丹以舉事遂破大名金主袞既立下令友直之衆並放罪令歸業為平民其衆聞之皆散去友直乃與任等自山東尋路來奔比入境有衆三十餘遂自淮西赴行在 初金岐

王亮既為其下所殺參知政事故嗣暉欲立其太子光瑛於南京左丞相張浩不可併亮后圖克坦氏殺之亮所遣先鋒將郭瑞孫至滑州間變留不進金主襲知亮已死乃與其子允升允迪擁萬騎趨中都 諸路歲鑄

錢既以五十萬緡為額

去年五月丙戌

然是歲纔鑄及十萬緡

惟嚴州神泉監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州皆自提點所泛江入漕渠輸之內帑焉

是歲降空名告劄二十一萬道付諸軍以備功賞

此據乾道

二年八月甲午  
院宣諭聖語修入

諸路上戶部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口二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五金人地名考證

芬徹

原書作蒲察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圖克坦

原書作徒卑誤改見卷一百九十二

穆昆

原書作謀克誤改見卷一百八十五

郭勒

原書作狗兒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二年

歲次壬午 金世宗 雅大定二年

春正月戊辰朔日

有食之上在鎮江時欽宗几筵在臨安府行宮百官當入臨留守湯思退以吉月議罷之權禮部侍郎黃中力爭得不罷

己巳遣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先往建康措置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一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岑落職以言者奏  
岑前罪又論岑請復免行錢不當也 右朝奉大夫知

楚州王彥融右朝奉大夫知光州強友諒並為淮南轉  
運判官填漆置闕彥融兼淮東提刑兼淮北宿泗州招  
討司隨軍轉運判官友諒兼淮西提刑提舉常平茶鹽  
公事 借補修武郎閤門祇候郭昇充淮北忠義軍統  
制 右文殿修撰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吳援丁母憂制  
置使王剛中言于朝特起復 右宣義郎新知泰州劉

祖禮辭行 金人犯壽春府保義郎樞密院忠義前軍

正將劉泰率所部赴救轉戰連日是日金引去泰身被  
數十創一夕死先是泰自備家資募兵三百糧儲器械  
一切不資於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言其忠詔

贈武翼郎官其家三人

泰贈官在  
是月乙酉

庚午上發鎮江府次下蜀鎮左奉議郎知句容縣范卞  
入見時方雨淖上御氈衣氈笠乘馬建王扈從雨漬朝  
服畧不少顧而宰相已下多有肩輿者

辛未上次東陽鎮

壬申上至建康府觀文殿大學士判府事張浚迎謁道左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浚見上謝曰秦檜盛時非陛下保全無此身矣上慘然曰檜為人既忌且妬浚起於廢黜二十年之後復當重寄風采隱然軍民恃以為重焉詔張浚免兼行宮留守從浚請也

癸酉放建康府公私僦錢一月 初京西制置使吳拱聞汝州陷遣統制官王宣領所部往節制諸軍是日至

汝州之土門而敵騎已去矣

丙子桃翼祖皇帝神主藏于夾室 司農少卿總領淮

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都絜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  
路常平茶鹽公事洪适入見适言江鄉之民以旱荒而  
遷徙淮甸比遭敵騎之擾復還故鄉則所棄之產已為  
官司估賣形勢之家買者十不償一佃者量納租課無  
補於官而有害於民乞斷自紹興二十九年以後凡州  
縣所賣逃產許原業人以原估價就贖專委提舉常平

官覺察上褒予甚渥 尚書左司郎中徐度權戶部侍

郎 右朝散郎新通判盱眙軍劉敏士知楚州 朝奉

郎通判光州郭淑知光州 閤門祗候劉澤充樞密院

忠義軍統制 詔金國故武勝軍節度使蕭中一特贈

奉國軍節度使中一率先歸附上嘉其忠義嘗欲築館

待之使其至如歸及為亂兵所害京西招討使吳拱令

統制官王宣訪尋其妻子承制授其子穎武翼大夫言

於朝乃有是命又封其妻耶律氏為蘭陵郡夫人以穎

為鄂州兵馬鈐轄且命拱多方存恤之

中一事以趙成  
京西戰功錄及

周必大掖垣類彙修入  
日歷不如是之詳也

戊寅張浚入對上問勞甚渥尚書右司員外郎呂廣

問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行在左右司郎

官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洪邁守尚書左司員外郎

兼權行在檢詳秘書省校書郎馮方守尚書吏部員

外郎兼權刑比部都官郎官閣門宣贊舍人御前忠

銳軍正將李師民帶御器械成忠郎王全為修武郎



閣門祇候樞密院忠義統制全倡義來歸故有是命

已如詔侍從臺諫各舉可為監司者一員郡守二員有不稱職當坐繆舉之罰是日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引兵還建康淮西兵火之餘無廬舍天大寒多雪士卒暴露有墮指者上遣中使撫勞顯忠厚贖之中使喜既還具以奏上乃令班師

庚辰言者論監司不按吏望令郡守每半歲各疏屬縣知縣治狀之得失具申監司監司覈實并與屬郡太守

治狀以聞于朝仍下御史臺考核有不如言論奏殿罰  
庶幾郡邑勉勵而監司之職不至曠廢從之 詔郡守  
年七十之人令吏部並與自陳宮觀著為令 直顯謨  
閣御營宿衛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楊倓行尚書度支員  
外郎 右朝散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川右朝  
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柳大節並入見

壬午金人犯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率諸軍  
禦之京西制置使吳拱亦遣踏白軍統制焦元來援金

以勁矢射城上守者不能立金人登城搏知不可當乃棄城而下率諸軍巷戰自午至申金人敗乃去

癸未言者奏自金犯長淮而江上之民有所謂踏車夫則操舟楫而雜戰卒防江夫則持旌旂而頓山岡以修防則有鹿角夫以轉餉則有運糧夫而踏車夫尤為可念願按采石當時籍定之數與免三年科役其餘亦與犒賞從之既而戶部下建康府具到踏車夫六千三百餘人詔與免一年

後詔在五月  
丑今聯書之

右朝請大夫陳漢

知通州劉子昂知和州時二州守臣皆遁去故命之

右朝奉郎曾造知荆門軍造幾子也 詔放太平州池

州公私僦錢一月

甲申直顯謨閣知揚州向子固辭行

乙酉權知東平府耿京遣諸軍都督領賈瑞掌書記辛

棄疾來奏事上即日召見先是京怨金人征賦之橫不

能聊生與其徒六人入東山漸得數十人取萊蕪縣有

衆百餘瑞亦有衆數十人歸京自此漸盛遂據東平府

京遣瑞渡江瑞曰若到朝廷宰相已下有所詰問恐不能對願得一文士偕行乃以棄疾權掌書記自楚州至行在瑞萊州人棄疾濟南人也 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李捧入見顯忠之撤戍也上欲幸建康南門以觀過軍會大雪不出乃召對飲以金餅御酒果實之屬皆渾金器就賜之

丙戌嚴州幫源洞効士方文郁言募到敢勇義兵百餘人詔付御前忠銳第五將張耘使喚

丁亥制授王友直復州防禦使

友直歸正事具去年十二月己巳

友直

與王任皆至行在上喜欲除友直節鉞任庶車友直曰  
向若臣有衆數萬歸朝廷則受之不辭今衆不滿百而  
受如此之重賞不可於是改命亦以任為果州團練使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準尚書省備到白劄子奉聖旨令  
臣等同議聞奏者臣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徙昔以為帝  
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為形勝  
實東南之要會也今將圖維經畧指揮號令固宜駐蹕

於此然而兩淮師旅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至于宗廟宮室官寺城壁倉庫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實如白劄子所陳然民思拯援如在焚溺比聞大駕進臨江表方俟來蘇至于淮壖瘡痍之人甫遂歸業亦賴聲勢以幸安堵一旦聞戎輅還軫恐乖始望臣等謂宜頒詔旨明諭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巡幸不常厥居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故迹以次營治以俟

駐蹕庶幾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臣等愚昧所見如此伏望聖慈更賜裁擇先是殿中侍御史吳希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宰相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同赴都堂集議希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

相接衆不從遂定回鑾之議

集議指揮日歷不載此據金安節奏議修入按此時

從官自安節外止有左諫議大夫梁仲敏中書舍人虞允文權吏部侍郎凌景夏權戶部侍郎張運起居舍人劉珙五人扈上行故安節為首也奏議無月日今附降詔回蹕之前趙姓之遺史云羣臣皆入文字乞進取任



往欲駐蹕建康不回浙省陳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  
諫赴都堂集議上降旨問進取利害令各具狀奏羣臣  
皆不能言但唯唯請回浙西而已  
已少頃傳聞于外士庶誦之

戊子詔曰比者視師江上敵騎遁去兩淮無警已委重

臣統護諸將一面經畫進討今暫還臨安畢奉恭文祔

廟之禮重維建康形勢之勝宜令有司增修百官吏舍

諸軍營寨以備往來巡幸可擇日進發

何備龜鑑曰惜夫視師之寄不

屬之魏公而屬之葉義問使魏公亟起而任其責則觀  
其戰功又豈止如是而已耶魏公者兼資文武出入將  
相幾三十年武夫健將言者嘆息兒童婦女知有都督  
其德為何如加之許國之心白首不渝杜門念咎老而

練事今日之浚非前日之浚建府迎謁衛士惟呼浚之  
措置經綸曾未設施而局面又一變成閔等領三衛而  
招討散局吳璘班師而宣撫結局矣金陵王者之宅席  
我師之屢捷為駐蹕之宏規可也未及一月遽爾反旆  
何耶意者天道厭於西北而黃旗紫蓋應於東南耶否  
則聖心倦勤而恢復之義將有待於後人耶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錢塘之形勢此其地  
矣噫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祀夏配天開拓若是亦可  
以為難矣

給事中金安節等言竊惟去歲金人渝盟犯侵  
淮甸兇焰方熾遽自殞滅雖然此可為慶而未可恃也  
何則天道善應其所培覆常因乎人今眷佑皇家如此  
可不益思所以副之乎臣愚竊嘗為朝廷深慮以謂當

今之計其大要不過有三一曰進取二曰招納三曰備守夫中原之地皆吾土也有機會而可取如之何不取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而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觀自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一者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武之兗州是也由是言之進取招納雖當乘機而備守之計尤在所急備守者進取招納之本也備守既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知所倚而樂於

從命不可不早圖也今敵兵遠遁疆場罷警正天假國  
家以預為備守之時伏望陛下深詔大臣特創一司遴  
選練達之士俾之討論如豐財積粟除戎器峻城壘練  
士卒選將帥等事皆深謀熟計俾歸至當然後廟堂之  
上審擇而行之如或難於置司則乞詔廷臣及沿邊帥  
守各陳所見委官看詳取其可行者上之朝廷臣愚不  
足以知大計伏惟留神財度幸甚

安節此疏不得其月  
日奏議集在卷詳楊

存中等條具准西利害之前而奏中止言進取招納備  
守畧不及和議則必未聞北人遣使已前所上也今因

下詔回鑿附見更須詳之  
差接伴使在此後一日

邵州防禦使知文州節制

軍馬向起為鄂州觀察使右武大夫興州前軍統制節  
制軍馬吳挺為榮州刺史右武大夫達州刺史興州前  
軍統制劉海為拱衛大夫賞秦州之捷也時四川宣撫  
使吳璘在河池遣中軍統制杜實傳令于起等曰軍行  
並從隊伍勿亂次勿殿後勿踐毀民舍勿掠民財逢敵  
欲戰必成列為陣甲軍弓弩手並坐視敵兵距陣約百  
五十步令神臂弓兵起立先用箭約射之箭之所至可

穿敵陣即前軍俱發或敵兵直犯拒馬令甲軍槍手密  
依拒馬用槍攏刺忠義人亦如之違者並處斬如敵已  
敗許忠義人乘其後追擊之必生獲女真及金人與其  
首級乃議賞否則闕其有以偽地兵為女真金人冒賞  
者罪亦如之凡布陣之式以步軍為陣心為左右翹翼  
馬軍為左右肋拒馬環於左右肋之內以衛步軍以一  
陣約計之主管敵陣統制一統領四主陣撥發各一正  
副將準備將部隊將則因其隊為多寡陣兵三千二百

六十有三步軍居陣之內者一千二百有七為陣心者

一千有六

甲軍槍手五百有二神臂弓二百有二平射弓二百有二

輿拒馬者二百

居陣外分兩翅副翼者五百六十有六左翼二百八十

有三

主陣將官二平射弓二百一十有七神臂弓六十四

右翼亦如之馬軍居陣

外為左肋者二百六十有一

將官二訓練一管隊十隊兵乘騎二百四十有八

右肋亦如之雖其間有貼撥輔陣增益之不同而大略

可類見矣璘遂遣興元都統制姚仲以東路兵自秦亭

出貝鞏州而金房都統制王彥以其兵分屯商號陝華

虢華為敵所取敵去復得之陝州方與敵相持然亦未

退

姚仲出秦亭在此月不得其日敵取虢華以王之望劄子考之亦是此月事也

權知泗州

劉繹補正修武郎閤門祇候從淮東制置使成閔請也

乙丑制授耿京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兼節制京東

河北路忠義軍馬權天平軍節度掌書記辛棄疾特補

右承務郎諸軍都提領賈瑞特補敦武郎閤門祇候京

瑞並賜金帶將吏補官者二百人於是京東招討使李

寶遣統制官王世隆與瑞等齎官誥節鉞以往盱眙



軍奏大金國遣使過界先是金主褒入中都居之且告于太廟以父晉王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謚宗堯曰簡肅皇帝廟號懿宗母曰欽慈皇太后追尊東昏王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降亮為海陵王謚曰煬亮后圖克坦氏為海陵夫人又祧德宗宗幹神主祔懿宗神主于太廟改通天門為應天門以威勝統軍勸農使耶律阿里為平章政事廢叅知政事敬嗣暉為庶人工部尚書蘇保衡遷尚書右丞太府兼權左司郎中魏

子平為戶部侍郎大興尹李天吉為刑部侍郎修起居

注鄭子昞復為翰林修撰

此以宋翊金亮本末張棣金記參修往歲摧場有貨板行

明昌事實者云宗堯謚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  
皇帝廟號睿宗疑後所加者東昏明年亦改謚孝成皇  
帝廟號熙宗耶律阿里已下差除從范成大攬轡錄趙  
可文集修入不得其月日但以與亮廢廢立事相干及  
已嘗見其名字者則書之如阿里之遷嗣暉之廢決在  
此時趙可撰魏子平墓碑稱大定元年冬入覲中都即  
拜尚書戶部侍郎而墓誌乃云大定元年冬上即位于  
遼陽公自河南赴京師明年拜戶部侍郎則必春初事  
也成大稱鄭子昞為修注葛王立除殿中侍御史兼侍  
講學士而可所撰子昞墓誌云大定二年春復為翰林  
修撰今從之天吉已見

即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定建禮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部侍郎張景仁來告登位邊吏以聞景仁廣寧人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洪邁充接伴使文州刺史知閣門事  
張掄副之

庚寅宰執奏金使二月渡淮上曰今若拒之則未測來  
意有礙交好受之則當遣接伴使副於境上先與商量  
如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故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  
而今金國主興無名之師侵我淮甸則兩國之盟已絕  
今者使者所以惠我國甚寵然願聞名稱以何為正疆

土以何為準與夫朝見之儀歲幣之數所宜先定不然則不敢受也 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言金人乞和之議未可許之未可拒之許之則不可盡歸侵疆而盟約一成則中原之人無路歸順拒之則兵連禍結未有已時然為進取之計既不可急亦不可緩急則彼將以此為辭恐脅其衆併力拒我緩則彼君臣之分既定上下之情既安盡反虐政以收人心他日圖之艱于今日為今之計莫若且為悠悠之辭以答其求和之請并詔諸帥

且與相持俟吾兵威益震其京陝之地半已收復彼有  
可畏堅來請盟然後聽許惟聖慈財擇言者請命帥

司監司於新復州縣搜訪仗節死義不屈北庭之人具  
名以聞特加優異從之尚書吏部員外郎馮方知邛

州從所請也右宣義郎知上元縣李闢之入見右

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辭行太史局奏用二月六

日回蹕臨安府從之殿中侍御史吳芾言聞金使將

至益欲觀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俟其出境

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

壬辰洪邁張掄入對上謂宰執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卿等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蓋卿等事朕不得不如此言在朕所見當以土地人民為上若名分則非所先也何者若得復舊疆則陵寢在其中使兩國生靈不殘於兵革此豈細事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陳康伯曰此非臣等所敢擬議上曰俟邁等對朕自以意諭之果州團練使知均州武鉅兼知河南府令招刺効用馬

軍五千俟招足日之任 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

賦軍馬錢糧都絜令赴寺供職建康府市易務經紀人

劉彥訟絜欺隱市易息錢故有是命

日歷不書此事但于二月辛巳書絜

罷農少今因李若川改命追書之耳

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李若

川行尚書戶部員外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

右朝請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司叅議官陳良弼為本路

轉運判官 右迪功郎添差揚州司法叅軍高禹為右

承務郎添差簽書常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癸巳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虞允文池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邵宏淵御營宿衛左軍統制新知壽春府主  
管宿亳安撫司公事郭振皆入見 右宣義郎劉芮為

國子監丞

甲午右朝請大夫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  
直秘閣金之踐兩淮也帥守監司皆遁去珏獨不離所  
部敵退珏招集亭戶復興鹽竈故褒擢之 直秘閣浙  
西沿海制置司隨軍轉運副使龔濤添差兩浙轉運副



使專一應付李寶軍錢糧 左朝散郎知撫州葉謙亨  
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朝奉大夫通判紹興  
府孫大雅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乙未接伴使洪邁張掄辭行上顧掄曰洪皓三子其才  
皆可用

丙申太傅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為江淮荆襄  
路宣撫使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兼侍講虞允文試兵  
部尚書充江淮荆襄路宣撫副使時上將還臨安軍務

未有所付張浚判建康府衆望屬之及除存中宣撫使  
中外大失望給事中金安節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劉珙言比言金人渝盟干犯王略恃彊凌侮勢必漸衰  
今陛下親御六飛視師江澣大明黜陟號令一新天下  
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况欲盡獲  
羣雄兼制數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存中已試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頃以權勢太盛人言  
籍籍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職今復授以茲任事權益

隆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亦恐非所以保全存中也儻  
聖意以允文資歷未深未可專付宜別擇重臣以副盛  
舉疏入上怒謂輔臣曰珙之父為張浚所知其為此奏  
意專為浚地耳宰相陳康伯朱倬召珙諭上旨且曰再  
激累及張公珙曰珙為國家計故不暇為張公謀若為  
張公謀則不為是以累之矣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止

於是允文改使川陝存中措置兩淮而已

日歷全不載  
此事今以劉

珙墓誌金安節奏議修入但奏議無月日趙姓之遺  
史畧載除目于丙申今從之允文二月戊戌改命

右朝請大夫新知廬州方滋乞招効用千人許之其錢糧總領所應付 御史中丞湖北京西路宣諭使汪澈言已復光化信陽軍目今上流事勢稍定詔諸路帥司所遣土禁軍弓弩手並歸原來處 徽猷閣待制宋暎卒是月詔旨行下民間有得金人所遺器甲送官者以內藏錢償其直人甲十十馬甲減半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昨準指揮再下本所令應付吳拱襄陽官兵錢糧竊惟四川之地褊隘險絕財賦所出不比

江浙而於饋餉為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諸葛亮亮得南中六郡軍資饒富又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準之事力不侔亮兵前後四出其衆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里遠不踰三數月木牛流馬轉輸之巧猶每苦糧食之不繼今蜀中大軍十餘萬與金相持於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衆為多右取秦隴洮蘭左取陝華商虢皆仰供億則地比亮境為廣又夔州萬人防扼亦係本所應副視亮用蜀之

費不啻數倍若更令越三千里搬運糧草饋襄陽之戍  
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  
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責辦豈能免於闕誤  
契勘蜀中屯軍分隸一十八處其潼川興元府綿劔文  
龍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  
錢就逐州夏秋糴買應付其利閬兩州邊嘉陵江係招  
誘客販收糴支遣唯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料  
本所於利閬州糴買數內運三十四萬前去水陸只五

六百里約用船脚錢引七十萬道所有馬草只於屯駐  
州軍收到稅草內應付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堪其  
勞費今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賜物  
帛紐筭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  
廷已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本  
色前去襄陽當用水陸脚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  
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當六七倍雖竭四川公私之  
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免行科撥下湖廣總所照應施

行從之

史記卷之二十一

孝文帝本紀

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六金人地名考證

阿里

原書作阿列  
誤改見卷三

圖克坦

原書作徒單誤改  
見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二年二月戊戌朔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  
兼侍講虞允文試兵部尚書充川陝宣諭使措置招軍  
買馬且與吳璘相見議事 罷借江淮兩浙坊場淨利  
錢尋命已借者理充經界之數用江東提舉常平茶鹽  
公事洪适請也

後旨  
在四月  
乙亥

詔故武功大夫建康府駐

劄御前游奕軍準備將韓立特贈拱衛大夫郢州防禦使以楊林渡戰沒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知和州劉子昂辭行

己亥秉義郎權池州駐劄御前軍統領邵世雄為閤門宣贊舍人世雄宏淵子也

庚子張浚虞允文入對時浚乞偕執政奏事上不許於是與允文同對詔浚仍舊兼行宮留守又詔浚罷相後有合得特進恩數皆還之

浚乞偕執政奏事他書皆不載洪遵行狀云除知建康府

且許入覲時虞丞相允文有意北征先移屯侍衛馬軍驛增萬竈勅公同二府議于內殿公奏呂惠卿請與弼臣同對神宗赫怒近太上在金陵張浚司留鑰亦不許借執政奏事願別班引上批所委體大共議勿辭蓋近此所無也

言者論料理江淮三事其一請于兩淮荆襄之間創為四大鎮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各為家計增城浚隍以立守備農戰交脩以待天時每鎮招集沿邊弓箭手二萬人人授良田百畝給與牛種雖無租賦實免供饋悉遵陝西沿邊故事仍以湖北州縣之在江北者隸蘄陽二曰大江之南控制吳蜀夙有屯兵據其險阻

之地今盍建為五帥由鎮江而上至于建康九江江夏  
公安各以二萬人為屯附以屬城供其芻糗列置烽燧  
增益樓船三曰選擇兵官教習諸路將兵禁軍土兵弓  
手此皆長久之計詔楊存中成閔李顯忠向子固方滋  
楊抗向洵王彥融強友諒相度聞奏 御營宿衛使楊  
存中淮西制置使李顯忠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方滋  
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強友諒向洵言廬州地勢  
難守四經殘破舒州地勢襟帶居諸郡之中乞移淮西

帥司就舒州知州兼領廬州管下合肥慎縣舒城畫歸  
舒州將見今廬州作為合肥縣陞為軍使兼知縣令建  
康府駐劄諸軍差統領官一員充沿淮都巡檢使將官  
兵千人馬二百於合肥屯戍每歲或半年一易聽本路  
帥司節制和州屢經殘破民不安業東西關險阻古來  
控扼之所今若移和州於西關移含山縣於東關相去  
三四里和州欲改作歷陽軍使兼知縣差將副各一員  
將本部官兵於城內屯駐光州濠州安豐軍今欲移併



附山為險濠州入橫澗山安豐軍入暗澗光州欲改為  
光山縣移入太蘇山隸安豐軍所移州軍候今秋農隙  
及諸軍休息稍蘇修築所有居民使之遷徙仍附山裏  
外撥田永為己業官給錢買牛具種糧沿淮中渡霍邱  
花廬壽春及見今光濠並改作堡每堡差將官一員充  
知寨將帶兵二百馬三十令江池建康駐劄諸軍均差  
並聽合肥屯駐統領官同節制淮西所管縣並差武臣  
充尉令帥憲司將諸軍今來減損將佐員數先次差填

營屯田見今採訪候見的實別具聞奏弓箭手緣人方復業若便行召募切恐民間憚於從軍不肯歸業今來新移州郡分撥民戶田土權免租稅不三年間開耕就緒合行輸稅其間少壯之人願免稅充弓箭手者聽自陳老弱之人充稅戶公私兩便尚慮修城築堡及與民戶收買牛具所費浩瀚兼所移易州縣其間官吏不無憚於改更土著之家亦必重於遷徙更乞朝廷付有司詳定給事中金安節等言奉聖旨楊存中等採訪到

淮南西路利害并李顯忠已見令侍從臺諫者詳竊詳  
朝廷初意大要有三一曰據形勢要害以禦寇二曰酌  
道里遠近以便民三曰減官吏浮費以足用今存中等  
所申三者舉無一得今所甚急莫若以戍兵為首屯田  
次之脩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則不可為  
守百姓無兵則不敢安業只如廬州之合肥和州之濡  
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  
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蓋地有所必爭也

而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而今日有之反棄不問欲望朝廷於沿江量遣將校及兵一二萬人早為經畫分戍二州使壁壘相望足為沿淮一帶聲勢以絕窺伺然後廣開屯田使兵民得以雜耕脩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自餘就募弓箭手之屬然後以次施行無不可者况聞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

係廬州界

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一州之戍其與就

食沿江初無少異而舒卷之間成效相遠欲乞朝廷參

酌施行於是存中議遂格

日歷止載手詔指揮今以金安節奏議附入楊存中等所

上利害亦不得其月日皆牽連而書之

詔以浙西江東常平米二萬石

賜兩淮常平司凡人戶之歸業者悉賑給之仍具數申

省 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復河州先是四川宣撫使

吳璘命逢襲取熙河逢間道出臨洮蕃兵統領權知洮

州李進同知洮州趙阿令結鈐轄榮某皆會至會通關

掩擊之獲其關使成俊諸將議進兵咸曰我擣河州而

賊兵單弱以強制弱何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金軍  
盡在熙官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吾表裏受敵此危道  
也不若引兵而西伺其險路敵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  
戰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軍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間家峽  
其日正月丙戌也而金將溫特赫者提正軍千五百從  
軍亦如之徑至峽口以邀官軍惠逢令羸卒數十騎誘  
之約曰旗動乃發金兵薄羸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會  
大風起人馬不辨李進引兵駐傍山上若聞空中聲云

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射弩旁射敵大亂  
鈐轄榮某乘駿馬揮鐵鞭殺敵所向風靡衆從之敵遂  
大敗潰去追騎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久故將敗有  
一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  
騎乃不敢逼敵餘衆渡已乃乘馬徐去後獲金兵問之  
即溫特赫也是役也俘金二百有五人騎二百此以負  
與宗西  
陸筆畧費士戣蜀口用兵錄參修但筆畧稱擒活兵三  
百五十人乃與士戣所錄不同蓋士戣據案牘故也  
逢進薄河州蕃落指揮劉全李寶魏進糾集州民執其

同知中靖大夫郭琪以降州民皆以香花踵道迎官軍有流涕者獨寧河寨官為金堅守民排戶裂其尸攜其首以獻諸將既得城方編籍府庫人人炫功不相能或言當暫賞軍逢命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貴踴炊餅一直數十錢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等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俄傳金兵大至眾欲控城固守逢曰彼眾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援不至將奈何即攜眾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



轄第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逢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於外非直此去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令儒林郎呂某權州事與博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會通關李進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錢以出即馳去軍士怨惠逢賞薄有道亡者

辛丑張浚入見 詔諸路州軍欲助軍興者毋得輒科於民若上戶自欲獻助者具以名聞即議推賞 司農

少卿都絜罷以殿中侍御史吳芾劾其盜用糴米錢及與市易官夏惇囊橐為姦故也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諸軍進發除給降錢外如闕支遣欲乞預期約度申取朝廷指揮就近於四川總領司那撥錢物應副却將四川合起綱運內撥還又言新復州縣闕官去處乞許與諸軍大將公共選差又乞置司興元及借奉使印皆從之

壬寅虞允文入辭 准西制置使李顯忠及其子建康

府駐劄御前前軍副將師雄左軍副將師廉閣門祇候師閱前軍準備將師文同見于內殿詔並賜金帶是日金人犯汝州先以精騎渡汝河守將王宣率親兵迎戰自己至酉天大雨金大敗遁去

癸卯上發建康府宿東陽鎮是日興州前軍同統領惠逢遣兵復積石軍執同知軍宣武將軍高偉又攻來羗城亦克之時金人復取寧河寨盡屠其民寨之戍兵皆潰金合兵萬餘圍河州城中百姓計曰前日之民南

歸者金盡屠膾我脫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  
告諭城中父老相與死守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  
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百尺衆因撤木  
為礮械敵悉力來攻木絕少選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  
賊退屯白塔寺

甲辰上次下蜀鎮

乙巳上次丹陽館御營宿衛使楊存中權鎮江府都統  
制劉銳辭還 夜雷

丙午上登舟宿丹陽縣

丁未次呂城鎮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劉

錡薨于臨安府錡既奉祠寓居都亭驛上聞其疾劇勅  
國醫診視時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之  
遣黃衣卒諭錡移居別試院錡疑汜掃已且有後命比  
下車糞壤堆積遂發怒嘔血數升夜三鼓薨詔贈開府  
儀同三司例外賜其家銀帛三百匹兩後謚武穆

戊申上次常州荆溪館敷文閣待制致仕孫覲入見直

秘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龔濤自江陰來朝

己酉上次無錫縣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巫  
伋入見 是日王宣與金人再戰于汝州至暮各分散  
殺傷大當翼旦金騎全師來攻我軍敗衄士卒死者百  
餘亡將官三人

庚戌御舟至平江府泊盤門外守臣徽猷閣直學士洪  
遵右通直郎知吳縣徐樞右宣教郎知長洲縣陳忠厚  
以次入見詔長洲去歲被水民田欠租六千餘石皆蠲

之

辛亥上次平望 起復閣門祗候權江州駐劄御前中

軍統領王德政為閣門宣贊舍人先是德政部王友直

等至行在上召對故有是命

德政引對在正月癸巳

壬子上次秀州 左武大夫吉州刺史侍衛馬軍司中

軍統制趙搏為永州防禦使賞蔡州之捷也 是日鄂

州統制官王宣自汝州班師時金人圍急屬有詔班師

宣遂棄其城而去

癸丑上次崇德縣

甲寅次臨平鎮

乙卯上次臨安府留守湯思退率文臣京官武臣保義  
郎已上常服黑帶奉迎于餘杭門外御舟泊北郭稅亭  
上陞御幄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趙密入見上乘馬還  
大內 川陝宣諭使虞允文言舊法買馬分川秦兩司  
今已復秦州乞令四川總領官特暫無權提舉秦司買  
馬監收公事從之 是日興元都統制姚仲圍德順軍



先是仲以步軍六千四百為四陣趨鞏州其下欲急攻仲不聽且退治攻具既至城下梯砲與城不相等圍之三日夜不能克乃舍之時鞏之父老各輦米麵以餉軍軍門山積及引去父老狼狽相顧謂金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輦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仲退守甘谷城留統制官米剛等駐鞏州以觀敵勢遂引兵之德順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賊守散

關益堅吳璘使姚仲攻之不能破正月初姚仲領兵三萬餘人出秦亭取鞏州不下二月初退守甘谷城王彥之衆分屯商虢陝華三州虢華為賊所取賊去復得之陝州見亦與賊相持事未可保近吳璘遣兵復河州聞見謀德順熙州未知如何惟本所供饋日廣不容少闕其為勞費不言可知目下且爾枝梧若更不增科敷蜀人易動難安不敢輕擾且保固根本以為永圖之望於去年十二月申尚書省乞依向來體例截撥諸司錢物

未獲回降諸將前蒙朝廷劄下務與本所協和須索必  
經由宣司各皆遵稟本所得以自立遠方蒙被惠澤至  
深至厚吳宣撫自十二月中下旬後所苦漸平繼聞金  
主被弒人情安定陝西新復州軍行用錢引甚為通快  
價直不損諸軍率皆願請不復多求銀絹極為公私之  
利所有劄下措置事並未增添田契稅錢更一季可見  
數目自此人戶推割稅賦各有歸著尤為催科之利時  
論者頗以括白契為不便故之望及之

之望此劄不得  
其月日但以所

稱用兵一百六十餘日考之當在二月以後又稱見謀德順故因圓德順附書之圓德順在十八日乙卯亦相近也

丙辰金人犯蔡州侍衛馬軍司中軍統制趙搏擊却之初金既敗歸搏益修守備京湖制置使吳拱進屯南陽遣後軍統制成臯華旺捷勝軍統制張成各以所部兵來援合搏及踏白軍統制焦元所部纔六千人而已金將裴滿以數萬寇城下距城西北一里依汝河為營其日庚戌也翌日分兵半攻城半掠糧草凡三遣人以書

至城下搏命射之持書者曰此奉書來與趙提舉商量  
軍事搏終不納諸將曰敵人以書來未知其意姑接之  
何害搏曰不可若觀之非徒無益必致士卒之疑適中  
其計前一日金乘昏黑填壕於南門外十三處寂然不  
聞其聲質明方覺之焦元中流矢遂下城金人乘勢登  
城啟南門而入搏在城西方聞南壁失利即下城集諸  
軍占地勢以待華旺成臯焦元欲奪東門出奔守門統  
領官劉安不聽將官李進聞南門被攻急乃率弩手二

十餘人赴之持刀登城中三矢而死搏率士卒巷戰日  
轉午勝負未分效用王建募死士十一人截其甲裳登  
城殺敵至申刻相持不動馬軍司第十八將王世顯請  
募敢死士得四十人登城接戰殺其二將金人器潰皆  
自擲而下官軍奮擊死者不可計會金帥登南門望官  
軍旌旗不亂曰今日城又不可得復下城而去搏大呼  
曰番人走矣軍士皆歡呼金人遂敗爭門而出不得出  
者聚毬場中有千餘人諸軍圍之勦殺皆盡搏命積金

人之屍為京觀搏苦戰僅十旬軍不過六千人大戰之後軍吏言戰歿者已四百餘人負創者三千七百人可戰者僅二千人而已金人既敗猶能整頓行伍於西原分八頭每一頭以兩旗引去以示有餘官軍望之皆不言而咨嘆

戊午金再攻城以大車截薪欲火西門趙搏伏壯士甕城俟其至開關突擊之金人棄車而遁

己未上始御後殿行宮留守湯思退敷文閣待制知臨

安府趙子瀟敷文閣待制楊僕樞密都承旨徐嘉權吏部侍郎汪應辰權禮部侍郎黃中權兵部侍郎陳俊卿權工部侍郎許尹起居郎唐文若等相繼入見以上視師嘉等皆留行宮供職故也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湯思退知紹興府 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宋棐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庚申中侍大夫榮州刺史淮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劉光輔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殿中侍御史吳芾論光



輔擅權妄作恐致生事故罷 是夜有星墜於蔡州金人之營未明金人退兵一舍

辛酉監察御史黃瑀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右正言劉度入對言今者視師回鑾願止取親臨行陣折馘執俘有軍功者方得推恩外一切常典所宜謹惜以革僥倖之門翌日進呈上曰朕嘗諭度朕此行不濫與一人官爵及濫減一年磨勘卿等所共見也

壬戌詔已降指揮軍士戰死者祿其家一年即傷重而

死於柵中者給其家減半 濠州言倉庫並無見在詔

賜激賞庫錢二萬緡為官兵之費

晁公邁撰鮮于壙墓誌云紹興三十一年

張忠獻公起守建康君適在長沙率與偕行女真方大入君請佐濠將守道逢濠人謂之曰金已入吾疆若何往往能免乎我為爾守爾盍從我歸皆從之入見濠將曰濠有橫澗山可守濠有糧二十餘萬石可付壯者七斗弱者五老者三負以行於是壽春之屯花厲者亦賴以濟君率濠之民正什伍立賞格以守忠獻公曰君信可用也按此時濠州積糧米未必有許數公邁所云或非其實姑附此當考

詔楊存中多

出文榜於兩淮諸處不以是何軍分逃亡之人並與免罪別作一項招收專充御前使喚既而言者以為恐隳

軍政且聚逋逃之卒為御前之軍殆非佳名望止令於元舊軍分自陳仍限兩月其主兵官不加撫循致使士卒逃亡亦乞重寘典憲如此則諸軍被國家寬大之恩

不違祖宗立法之意小人知懼紀律可行矣從之

四月已卯

臣僚奏駁

鄂州左軍副統制王宣自汝州以二百騎還至

唐州時蔡州圍急京西制置使吳拱遣步騎萬三千人往援之統領官游臯等至確山留不進拱乃以宣權中軍統制節制沿邊軍馬趣救蔡州 是日雪

甲子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帶御器械李綽為入內侍  
省押班

乙丑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劉光時知鼎州以川陝宣諭  
使虞允文言其出自將門深曉邊機故也尋詔光時復

忠州團練使

光時復遙團日歷不書但於三月庚子以是官見當考

是日鄂州

駐劄御前中軍權統制王宣敗金人于蔡州確山縣前  
一日宣以所部距確山三十五里而營質明候騎報敵  
至確山眾欲不戰宣不可乃捨其步士引騎兵三千先

行分為三陣敵冲陣心宣令諸軍以背刀冲奪三陣俱  
進秉義郎右軍副將汲靖有勇力宣召之靖請百騎宣  
與騎二百靖上馬據鞍高呼曰今日汲靖為陛下破此  
賊賊若不破誓不生還左右聞之人百其勇宣曰汲靖  
事濟矣靖馳入敵陣奮擊賊衆披靡靖出入者三惟亡  
二騎諸軍亦勇進金人遂遁宣整衆不追方金之未敗  
也招討使吳拱以趙搏孤軍不可留屢以蠟書趣回軍  
搏以敵圍方急若棄城而去賊兵追擊勢必敗亡况蔡

州軍食有餘拱怒以蠟書付諸將令一面班師會敵兵  
敗還搏乃與諸將夜出蔡之居人皆從之天氣昏黑墮  
坑谷而死者甚衆於是搏自信陽歸德安而宣亦還屯

襄陽府

趙姓之遺史確山之掇在二月二十六日甲子  
趙搏去蔡州在二十七日乙丑而趙成京西戰

功錄云二十六日到鄒溝下寨去確山三十  
十五里二十七日早戰于確山今從之

丙寅瘞欽宗重於招賢寺立虞主上親遣奠執政議上  
宜服袍履權禮部侍郎黃中言曰三年天下之通喪堯  
舜之所共也後世以日易月已有愧于古矣然猶於二

十七日釋服之後因事則服之庶幾反正本朝典故大  
葬啓攢必服其初服是也若曰今十月而葬不可復服  
則真宗九月而葬何為亦服其初服乎以故事考之衰  
服為當前二日左僕射陳康伯等進呈上覽奏曰朕為  
人子豈可使事兄之禮過於事父中至都堂右僕射朱  
倬謂中曰徽考大行有故事矣中曰此前日之誤今所  
當改奈何復因之倬因謂上意實然臣子務為恭順可  
也中曰責難於君乃為恭耳

此以會要日歷  
及中行狀參修

是日金

人復取蔡州

是月為姚興立祠于和州名旌忠興元都統制姚仲遣副將趙詮王寧引兵往攻鎮戎軍金閫官軍至闔其城收其吊橋擐甲引滿堅壁固守詮等引兵斷其貫繩諸軍畢登盡發平射神臂弓射其敵樓更遣重兵分擊敵勢不支主簿趙士持自言本皇族與同知任誘先開門出降獲其知軍振戈將軍韓珽偽定遠大將軍同知渭州秦弼聞王師下鎮戎遂托疾不受金命與其子進



義校尉嵩及其孥來歸宣撫司以弼知鎮戎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温特赫

原書作温迪  
痕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十七

--	--	--	--	--	--	--	--	--